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表征与成因

王岚, 姜泽凡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 南京 211200

DOI: 10.61369/VDE.2026110029

摘 要 : 后真相时代, 情感先于事实与立场高于真相的传播生态, 深刻重塑了大学生的信息行为与伦理观念。立足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征与现实语境, 从认知、行为、价值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现实表征, 深度剖析信息环境生态、教育机制体系、主体素养局限三个方面的深层成因, 以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应对后真相挑战、提升大学生信息伦理素养提供理论参考。

关 键 词 : 后真相时代; 大学生; 信息伦理; 伦理失范; 现实表征; 成因分析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Ethics Anomie in the Post-truth Era

Wang Lan, Jiang Zefan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200

Abstract :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communication ecology featured by emotion prior to facts and stance overriding truth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behaviors and ethical concepts.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the post-truth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ethics anomie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ognition, behavior and valu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from three aspect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cology, education mechanism system and individual literacy limitations.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cope with post-truth challenges 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ethics literacy.

Keywords : post-truth era ; college students ; information ethics ; ethics anomie ;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 cause analysis

引言

“后真相”一词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 其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全球性议题, 则是始于2016年牛津词典将其选为年度词汇。“后真相”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 客观事实对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而诉诸情感及个人信仰则会对舆论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 后真相时代彻底颠覆了事实与情感、客观与主观的价值权重, 构建起“情感先于事实、立场高于真相”的传播秩序与舆论逻辑。

当前00后大学生成长于数字化原生环境, 熟练掌握各类网络媒介操作技能, 他们思维活跃、网络参与度高, 是网络信息传播、网络舆论建构的核心群体。但是, 他们对信息伦理关注不多^[1]。近年来, 大学生跟风传播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等现象频发, 这些提示着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 部分大学生的信息行为正在滑向伦理失范的泥淖。基于此, 探讨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表征与成因,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2]。

一、后真相时代与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概念厘定

(一) 后真相时代的核心特征

结合当下网络传播现实, 后真相时代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其一, 情感先于事实。相较于客观事实, 带有情绪张力、价

值倾向、情感共鸣的内容更易引发传播裂变。事件本身是否真实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它是否契合受众已有的情绪倾向。其二, 立场取代真相。人们不是依据证据做出判断, 而是先有立场, 再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事实”, 对不利证据则加以排斥或合理化。其三, 信息碎片化。海量网络信息被拆解为短句、图片、短视频

项目信息: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编号: 2023SJSZ019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岚(1988.01—)女, 汉族, 河南周口人, 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网络思政、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等;

姜泽凡(2004.12—)女, 汉族, 江苏南通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学校教育教学等。

等碎片化形态，公众难以获取事件全貌，极易形成片面认知。其四，圈层极化性。算法推荐技术根据用户偏好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加固了用户的既有认知结构，让拥有相同立场、相似认知的个体聚集形成封闭圈层^[3]。

（二）信息伦理与信息伦理失范的概念辨析

信息伦理是指人们在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心理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准则和规约。^[4]在数字化环境中，完整的信息伦理体系包含认知伦理、行为伦理与价值伦理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个体对信息的判断认知能力、信息传播使用的行为规范、信息活动背后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追求，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

信息伦理失范则是个体在网络信息活动中，无视信息伦理道德准则、忽视网络文明规范、违背公共价值秩序的异常状态，是一种具有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5]。具体来说，信息伦理失范是个体在认知、行为、价值层面出现的全方位偏差。比如个人在认知上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无法区分信息真伪；在行为上打破道德约束，实施各类网络失范行为；在价值上偏离主流导向，形成扭曲的网络价值认知。

二、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多维表征

（一）认知维度：事实判断失能与虚假信息识别困难

大学生信息伦理问题的首要表征是在认知方面的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事实判断缺失与虚假信息识别能力不足。

1. 事实判断能力缺失。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的信息认知呈现明显的“情感优先”特征。当一条新闻信息引起大学生的情绪波动时，他们往往不先看事实，而是在情感的驱动下直接做出判断和反应。同时，由智能算法推送的相关信息，使大学生长期沉浸在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他们反复“被接收”契合自身情感与立场偏好的信息，逐步陷入“自我印证”的认知闭环，导致认知固化。

2. 虚假信息识别能力普遍不足。当前网络虚假信息通过包装后呈现碎片化、情绪化的特征。借助拼接片段事实、放大局部细节、刻意引导情绪等方式制造的信息，使得真假辨别难度大大提升。多数大学生缺乏系统的信息素养训练，尚未掌握科学的信息核查方法，对虚假信息缺乏敏锐的甄别能力，极易被虚假信息误导，形成错误认知^[6]。

（二）行为维度：网络行为失范的多元样态

认知层面的判断失能必然外化为行为层面的失范表现。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行为失范呈现出多元样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点：

1. 情绪驱动下的虚假信息跟风传播。在面对社会热点、校园舆情、公共事件等网络话题时，谣言制造者通常采用“揭秘”、“内幕”等噱头包装真假难辨的信息。大学生情绪丰富、共情能力强、网上发声欲望强烈，其盲目跟风转发、评论、点赞行为使虚假信息像滚雪球一样成几何级数的扩散。

2. 去个性化效应下的网络暴力参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虚

拟性、群体性特征会产生显著的去个性化效应。个体在群体环境中会弱化自我身份认知与道德约束，降低行为自律标准，部分大学生在网络圈层群体的裹挟下，敢于做出现实生活中不会实施的失范行为。

3. 功利引发的网络侵权与隐私窥探。在网络功利化风气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借助获取利益、满足一己私欲，出现各类功利性信息伦理失范行为。比如在互联网上大肆抄袭他人论文，侵犯他人知识产权^[7]；抑或通过网络渠道非法搜集、曝光他人隐私信息，甚至参与“网络开盒”等侵权行为。

（三）价值维度：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偏差

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的长期累积，必将引发意识形态认同的偏差，这直接影响大学生正确三观的养成。在价值层面的失范具体表现为：

1. 价值相对主义泛滥。后真相时代真相的模糊性、观点的多元化、舆论的极化性，让部分大学生陷入价值相对主义误区^[8]。其认为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与主流价值标准。崇高被解构为“说教”，奉献被解读为“作秀”，家国情怀、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被逐步弱化，理想信念出现空心化问题。

2. 功利化认同持续蔓延。在信息茧房中，大学生接触到的信息一般经过算法推荐和过滤，这导致大学生容易形成狭隘和偏见的观点。如将个人利益、短期收益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过分关注个人发展、现实利益，甚至表现出排他性与攻击性。

三、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一）信息环境生态：算法技术、社群极化与资本驱动

1. 智能算法推荐是信息茧房的技术基础。00后大学生通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大数据算法推荐系统通过收集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构建出用户个性化兴趣画像。其再借助抖音、小红书、快手、微博等主流社交平台，向大学生推送高度匹配的内容，使得大学生在同质化信息中越陷越深，逐渐丧失接触异质信息的机会。

2. 社群化传播是群体极化的组织载体。大学生经常活跃在微信社群、微博超话、短视频圈层、校园社群等，其依托个人兴趣、立场、需求形成各类封闭社群，社群内部观点高度同质化，最终形成极端的群体认知。同时，社群内部的从众压力、情绪共鸣、圈层认同，会进一步弱化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与道德约束意识，个体极易盲目跟随群体出现跟风行为。

3. 资本逐利逻辑是信息生态恶化的根本驱动。当前网络平台的运营逻辑深度绑定资本逐利需求，流量、热度、收益成为平台内容运营的核心目标。为博取流量、吸引用户、提升变现能力，一些网络平台刻意推送情绪化、猎奇化、争议性内容，其存在的伦理问题与风险已成为威胁平台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9]。这种资本主导的不良信息生态，极大增加了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概率。

（二）教育机制缺位：高校、家庭、社会的教育机制存在明显短板

1. 高校层面存在媒介素养教育制度性缺失与思政教育脱节

问题。当前多数高校尚未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大学生媒介素养与信息伦理教育体系。教学内容难以适配后真相时代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网络认知、网络价值的关注与引导不足,未能有效介入学生的网络生活场景,思政教育的网络育人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2. 家庭层面媒介素养教育普遍缺位。00后大学生的父母大多属于“数字移民”一代,其对网络的熟悉程度与媒介批判能力,普遍逊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子女。多数家庭教育聚焦于学业成绩、现实生活成长,忽视子女的网络行为规范、信息伦理培育、价值认知引导,无法帮助子女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与信息伦理意识,家庭育人的基础性作用严重缺失。

3. 社会层面教育引导体系不完善。当前社会层面的网络文明宣传、媒介素养普及、信息伦理教育多为阶段性、碎片化宣传,缺乏常态化、全覆盖的培育机制。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的育人责任未能充分落实,对不良信息的整治清理、伦理规范的宣传普及力度不足,无法为大学生信息伦理素养培育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撑。

(三) 主体素养局限: 大学生认知模式与心理机制的特殊性

一方面,网络依赖显著,认知呈现碎片化特征。微博、短视频、朋友圈等短平快的信息格式,使大学生形成了碎片化的认知模式,深度阅读与系统思考的耐力下降。而且多任务处理成为常态,注意力被不断切割与分散,面对复杂的网络热点事件与多元信息内容,大学生无法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度分析,只能依托碎片化认知与主观直觉做出判断,极易出现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

另一方面,理性判断能力欠缺与从众行为突出。长期以来,

应试教育模式强调知识接受与标准答案,对独立质疑与多元论证的训练相对不足。再加上大学生群体在年龄、生活空间、社会角色等方面的高同质性,进一步放大了从众效应的作用强度。在网络社群与公共舆论场景中,多数学生害怕被孤立,为融入群体、获得认同,会主动贴合群体观点与行为范式,放弃独立思考与自我约束^[10]。

四、结论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问题。在认知层面,情感逻辑对事实逻辑的遮蔽,使大学生的信息判断能力衰退;在行为层面,情绪驱动下的虚假信息跟风传播、群体极化效应下的网络暴力参与以及功利导向下的网络侵权行为,构成了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的主要行为表征;在价值层面,价值相对主义的泛滥与功利化认同的蔓延,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深层影响。这些失范表征背后,是算法技术与资本逻辑塑造的信息环境生态、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政教育共同构成的制度性缺位、以及00后大学生自身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特征等根源因素的相互作用。

但是,简而言之,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伦理失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问题。在技术飞速迭代、信息爆炸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理性思维和坚定价值信仰的时代新人。答案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主动、创新的姿态,重构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伦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胡莉芳,龚丽鑫. 核心素养生成的知识逻辑: 以大学生信息素养为例 [J]. 现代大学教育, 2022, 38(03): 95-101.
- [2] 李卓卓,张楚辉. 信息伦理去哪儿了? ——试论信息伦理的产生、转向与未来展望 [J/OL]. 情报资料工作.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448.G3.20231222.1500.003>
- [3] 宋振超,黄洁.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的伦理失范、原因及对策 [J]. 理论与改革, 2015, (2): 172-175.
- [4] 董建宏. 信息时代大学生网络伦理危机及其消解 [J]. 高教探索, 2025, (S2): 54-56.
- [5] 李冉冉. 论短视频平台信息流广告的伦理问题及治理路径 [J]. 传媒, 2025, (3): 64-66.
- [6] 黄丽霞,王昕玮. 近十年我国研究生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进展 [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1, (06): 81-86.
- [7] 陈亦新. 信息隐私的价值冲突与伦理治理 [J]. 青年记者, 2022, (08): 42-44.
- [8] 蔡连玉. 信息伦理: 概念内涵与特征 [J]. 情报杂志, 2007, (07): 94-96.
- [9] 戴琦,袁曦临. 社交网络用户信息交互行为的伦理取向研究 [J]. 新世纪图书馆, 2020, (01): 19-24.
- [10] 梁伟亮,杨东. 元宇宙信息传播中“算法圈养”的伦理反思与治理维度 [J]. 学海, 2024, (02): 162-175+216.